

毕业的花

吕宇菲(广西)

老师把希望的种子撒进春泥  
用知识的清泉浇灌  
用慈爱的阳光滋养  
当岁月的细纹爬上您的眼角  
嫩芽便探出青涩的脸庞  
当月光渐渐染上您的鬓角  
花朵便热烈地向着太阳绽放  
后来花瓣飘落成诗  
留下沉甸甸的果实  
而您还用清泉浇灌新的种子  
用阳光温暖新的花蕾  
六月的风吹散蒲公英的约定  
那些向阳的花朵在校园盛开  
只是这一次绽放的  
不再是我们的青春

临岸(外十七首)

冯泽宇(陕西)

秋晨寒凉,河流清澈荡漾  
裸露了河床  
我临岸,思绪分崩离析  
等太阳缓缓移升  
第一阵煦暖  
并未拯救什么,惊动了幼鱼群  
一阵银光闪闪  
我迟迟才发觉这一天风和日丽

寂寞

秋高气爽,树木葱郁  
褐草或匍匐,或低垂  
蒲苇的高花白璨璨  
一条土路隐约其间  
沿着它,靠近河流  
河水起伏轻抚着防波堤的石群  
这里时光闲逸  
天空如拱顶,徐云轻投  
我孑然而寂寞走在故乡的花园

河畔

温煦下的失望,树和河流尽是破碎  
倘若今天幸福  
我也将看到它的浮华美艳

我的思想摇曳,不明所以  
生命在沉静间婆娑  
飘动着微尘和蜉蝣  
黑水鸡,白鹭鹭,杜鹃,翠鸟……  
以及远处的桥梁和公路  
我的内心排山倒海  
我的转身一声不响

秋日

行走在荒野  
拾取山云,树,房屋和道路  
忧思和微风相宜  
忽然从郁结间渗透出一种惬意  
不禁欢欣  
这样的秋日时光切勿转瞬即逝  
让我看到更多景象  
繁盛和萧条并存  
生命在此间心平气和

心跳的日子

悲伤和喜悦  
只有心跳的间距,如此短暂  
没有品尝,只是果腹后再次游走  
但去哪儿?世界谈论的东西何其之多  
走入一间房间  
却是唯一的选择  
坐在窗前  
眼睛才更为长久追逐着事物  
当它闪耀而刺眼  
则拉上窗帘  
平复着雀跃的心,抵御着世界  
日子如此一而再徐缓渐进

虎牢关

辘辘马嘶和戟  
一并的  
不知已在仅此的时刻  
啾啾孤禽群兽  
心旌昭昭  
对命运置若罔闻  
草芥上飞快的话语  
杀身间  
陨在辽阔;城头上的你手无寸铁  
那日语焉不详  
那日勒人

那日是曲外的人

通勤

汤一般的晚霞,缄默间这舌头  
和心相去甚远  
花只枯萎一次  
一千座城成了苦石,如眼  
然后埋入黑暗

转辗的间歇,是起身  
是点灯的明火火抽打我们的影子  
何时如一只鸟的转身  
从嘴中飞出话语,穿透了密林  
如归。鱼篓通亮。

她

我忘记一切的样貌,我想  
她似河畔的鹅卵石,似瓔珞碧霄  
恰恰我忘记了  
才有这遐思的世界

她不当前来,说出  
我和所有人一样,身上塑造多于创造  
以暗淡了的青春姿色  
让我啞哑

我想离开  
去荒野,找一颗树,万物蓬勃  
我还是会想到你:  
我等待——  
忧愁和喜悦宛若音步  
字词自由,直到弥留

风楔入耳目  
将两个词汇合,它们游刃有余,问起  
天各一方  
你我的旦夕

以酒为乐

呜呼,喝一口酒,登高望远  
北方冬季的寒雨  
我像一只鸟落在了树梢  
我的胸脯  
鼓起,如一颗由话语充塞的星球  
让我再喝一口,如针,先冷后灼  
一如初生哭泣的那天  
呜呼,我问:“我是谁?”

一切都断送了,有名无实  
你会不会落在街道  
具有生动的影子  
且让我喝最后一口,下楼——  
我多么想说出:  
“还要你,还有你!”  
呜呼,何时何地?我穷尽了思想

枯直的树木

枯直的树木  
也有它潮湿温暖的根部  
明年春生  
过往从更迭中烟消云散

那样的日子——  
折断的树枝也梦想生根  
扎紧了土壤  
用破败的皮和肉  
当落巢,鸟儿忘记了痛苦——  
除了痛苦在那儿直立

春天的路

春天最为遥远  
我期盼,期盼  
我遗忘,遗忘——  
不能抵达  
现在一切都过于强烈  
掩盖了道路

多想再走一走那条路  
在春天  
老路萌生着新意——  
我遇见你,又平静分别  
因为生命重新漫长

漫游

远离楼房和干道  
在树荫漫步  
有人走进,仿佛同样的心愿  
这时我选择  
走到暴烈的空气

我抗拒着  
但没有拒绝任何风光  
宁静的漫游  
就像你我之间,只是通过窗框  
在城市遥遥相望

阵雨的闷热

厚厚的灰云铺天,远处的尽头  
透着一些天光  
另一头——雷声滚滚,愈演愈烈  
风无力刮着,晾晒的衣物晃着  
屋内暗淡沉滞  
外面些许飞鸟掠过房屋和街道

然而雨来得非常短促  
我仍然头眩目涩,全身沁汗——等待  
外出的人全数回来  
接踵而至犹如硕果累累

五月的风

夜雾掩蔽了繁星  
与玫瑰一并消隐  
我的额头还残留旧日幻影  
如今在这座小城  
我们都不再转动,不再应期而至

五月深处的风  
从憧憬山影间卷席  
将记忆吹送  
却不知我已是满面倦容,沉默街头  
漫步在一个过于宁静的时分

倘若我说过“勿忘我”  
或者期盼过——  
当此时步上冷清阶梯  
昏暗的灯火  
让我的身影摇曳得已是孤寂

九月告别

当时我醒来,醒来就要离去  
搭上梦幻火车,向北,颤抖和游荡  
再见了。你栩栩  
正在将我凝望  
使我啞哑,使我萦回难忘

九月,告别在太阳的影子里  
在你纤弱的身旁  
我看到了白暂绯红的样子  
明亮,我们一起  
鼓足,如一颗由话语充塞的星球  
让我再喝一口,如针,先冷后灼  
一如初生哭泣的那天  
呜呼,我问:“我是谁?”

时至今日,忧愁  
在夜晚如星,从容坠落  
静谧,一片无眠的云  
从我的眼睛掠过  
——我从未尝试,再次

我的面孔,我的命运  
背弃了,缺乏了,黯淡无光  
只有你均匀  
从海到群山,在浩瀚地伸展  
让那爱过的人无数次侧身回望

月

再无那个月亮,即使月亮空悬  
娴静平和的月色和孤影  
也无那徜徉而清冷的道路

我只看到了繁花睡眠,一片昏朦  
你在何处。何时  
照着一个少年  
照着窗纱,垣墙和他的寂寞  
直到清明光洁  
而今我沉沦、混乱和懊悔

夜幕

余晖和巨大的沉默  
蚀刻了一张脸  
话语和回忆皆已多余  
这张黑色脸,迎向夜幕——

微风拂来,千丝万缕的  
蛛丝般的呼吸  
此刻他眼脸轻柔  
这片风光包含着亮丽和暗淡

落日和城市

柔和的恢弘掷地有声  
攫住了你的片刻  
仿佛酒正流向夜晚——  
栖居的覆巢  
梦堆积如山  
还有干涩噪音,却又活生生的倦鸟  
巨大的帷幕——  
充满暗示:你仅是一块观众石  
也许仅仅为了反驳  
你说出了一门包含  
爱情、抱负和道德的语言  
当夜晚来临  
它们响亮却又短暂  
而城市的时间周而复始又恒长

大水川记

六郎(陕西)

六百九十九道弯  
是山路写给云的信  
每道折痕里  
都藏着一截天光  
草木把绿铺成海洋  
野花是浪尖的星  
风过时  
整座山都在轻轻摇晃  
溪流淌成银线  
缝补着草甸的褶皱  
鸟雀衔来清亮的词  
马群悠闲地嚼着阳光  
南由古城的旗  
还在追着风跑  
那些飘远的岁月

都落进大水川的褶皱里  
变成草,变成露  
变成游人回头时  
眼里的光

星辰(外一首)

赵冬梅(陕西)

一张灰色的大网笼罩大地  
金色划出一道弧线  
寂静的夜  
一切都变得柔软而宽广  
夜空  
一张未完成的地图  
黑色是未知  
迷路的标记在闪烁  
为谁照亮了远行的路

云

轻轻地飘过山巅,停留湖面  
飘忽不定,轻盈自由  
无声的节奏,流动的舞台  
穿梭于晴空与阴影之间  
绵羊奔马到水墨山海  
没有界限,没有归属  
静谧而永恒  
信使,风的远方

等待

刘卫东(山东)

为什么这么早,我就到了这里  
“出站口”很醒目地立在那儿  
也许,这就是等待吧

哪怕时间长一点,总比迟到要好  
看着旅客,一个个刷身份证而出  
直到最后一个,与我擦肩而过  
我以为,我也会像他们一样离开  
因为,错过了,就不会再来  
没想过,提醒车次的广播  
让我明白了,我看错车次了  
等待,注定还要继续下去

七律·芒种(外四首)

刘雷鸣(山西)

芒种薰风打泥仗,梅天把盏意洋洋。  
露蚕只合开轩簾,江燕何须临水廊。  
金穗摇摇翻作浪,绿阴过雨梓桑忙。  
年年岁岁总相似,煮茗笙歌韵自长。

七律·夏至

夏至雷咆烈日长,冰囊瓜果就琼浆。  
蛙鸣荷盖承雨露,蝉噪梅枝醉未妨。  
麦浪摇金丹荔熟,榴花绽火映轩廊。  
几多攀友约兰浦,水上萍浮心自凉。

七律·小暑偶赋

天蒸炎热雨尤狂,薰灼烦喧透碧廊。  
蛙鼓绿荷添道韵,鸟啼苍竹映斜阳。  
鹤鸣成感离人泪,蝉噪萧萧几断肠。  
邀饮美醪三两盏,休叹双鬓渐成霜。

七律·矿工父亲

躬腰弯背入寒渊,忍湿浮尘四十年。  
煤海深深明月隐,井田寂寂朔风天。  
双肩尽载养亲重,两手空除炭屑绵。  
莫道男儿不垂泪,心怀挂念至情牵。

七律·雷雨

黑雾昏昏压树低,惊鸟戚戚绕枝啼。  
银蛇疾疾穿罗幕,霹雳凄凄裂长霓。  
檐际雨悬三百尺,江中潮涌十洲堤。  
群峰壁削岩参错,铁披金声催醉泥。

舌尖上的金张掖(组诗)

方吉庭(甘肃)

深谷坊面粉

深山幽兰自芬芳,谷韵麦香呈辉煌。  
莫道天山无稻米,黑河两岸是粮仓。

红枣枸杞汁

临泽小枣天下闻,枸杞红罢又转青。  
汲取精华萃日月,西域珍品出天宫。

张掖油糕

河西归来不食面,张掖油糕人人爱。  
此面最是费工夫,烈性化出柔性来。

风凉之夜(外一首)

张鹏(陕西)

微风洗面伴堤岸,仲夏一时感气凉。  
水城无忧灯影动,星河闪烁共时光。

细雨天气

细雨悠然昼夜来,江边两岸秀花开。  
潮湿启动新天地,站立沙堤共玉台。

玄武湖赏荷

容晨芮(南京)

小暑至,盛夏始,南京玄武湖最美的赏荷季也如期赴约。这玄武湖的荷花,早在六朝时就声名远扬,到了清代,更是位列中国八大赏荷胜地,历经千年,风姿依旧。

早晨六七点踏入玄武湖,是最舒适的赏荷时间,早晨微微凉爽的风,携着丝丝缕缕的荷香扑面而来,瞬间驱散盛夏的暑气,令人心旷神怡。

玄武湖种植荷花近500亩,主要分布在翠虹堤、梁翠堤、太平门赏荷栈道、和平门湿地等区域,入园沿着湖边小径漫步,视野渐渐开阔,偌大的湖面,浮现出一片接天莲叶。荷叶似碧玉盘,层层叠叠,或平铺于湖面,或高擎在空中,挨挨挤挤,将湖面遮蔽得严严实实。微风拂过,荷叶沙沙作响,如绿浪翻涌,此起彼伏,其间,荷花或含苞待放,娇羞地裹在嫩绿的花托里;或已然盛开,粉白的花瓣簇拥着嫩黄的花蕊,宛如亭亭玉立的少女,在绿叶间顾盼生姿。那花瓣上还带着清晨的露珠,在朝阳的映照下,闪烁如碎钻,剔透晶莹。

一路闻香,行至太平门赏荷栈道,这木栈道于2023年底建成开放,全长830米,蜿蜒曲折,隐匿于荷叶丛中。踏上栈道,仿佛步入了仙境,四周皆被荷花环绕,触手可得。轻轻凑近一朵荷花,深吸一口气,那荷香清幽淡雅,带着丝丝甜意,沁人心脾,令人沉醉。栈道旁,荷叶有的刚露出水面,嫩绿嫩绿的;有的已然长成,大如蒲扇,边缘微微卷起,似在诉说着夏日里的故事。偶然间,一只蜻蜓轻盈地落在荷尖,瞬间定格成一幅“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的美妙画面,让人不禁为这灵动的生机而欣喜。

栈道尽头的亭子里,早早就坐满了人对着花苞写生,风过时,千万片荷叶翻涌如绿浪,光影在浪里忽隐忽现,倒比宋徽宗的《瑞鹤图》更有仙气。成群的红鲤也会来嬉戏,搅碎满湖的荷影。

回溯历史,玄武湖见证了无数的文人墨客在此留下诗篇。遥想当年,乾隆南巡至此,面对这满湖荷花,挥毫写下了“蘸影后湖真恰处,碧连上下总凄迷”的绝美诗句;曹雪芹笔下的“赤瑕宫侍者”,或许也曾泛舟于这湖上,观荷赋诗,为世间留下动人的故事。岁月流转,如今的我们虽与古人相隔甚远,却能站在同一片土地上,欣赏这如诗如画的荷景,感受着跨越时空的浪漫,何其不是一种幸福。

傍晚时分去看荷,则是另一番风景。夕阳的余晖,流金般洒在湖面,给荷花披上了一层薄金色的纱衣,原本粉嫩的荷花渐次收拢,老莲蓬垂着饱满的籽粒,像缀满珍珠的灯盏。远处的明城墙在余晖中影影绰绰,雄踞隐现,与眼前的荷景相互映衬,平添了几分古朴的韵味。

夜幕中回首望去,玄武湖的荷花在暮色中影影绰绰,似在与行人道别。栈道上的华灯渐次亮起,暖黄的灯光映照在荷叶与荷花上,光影摇曳,如梦如幻。此时的玄武湖,就像一幅浓墨重彩的油画。

玄武湖赏荷,不仅让人领略到“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绝美风光,更令人感受到历史与自然交融的独特魅力。游园时,会看到很多卖荷花的阿婆,竹篮里的荷花裹着湿泥,却仍有暗香渗出。她说明天该开的荷,此刻正在水里攒着劲儿呢。忽然懂得,这满湖的荷哪里是在开花,分明是把千百年的夏天,都酿成了此刻的香。

油锯与百合

严奇

早起,峰华套西装,系领带,擦亮皮鞋,瞧一眼电脑包,背上油锯,出了门。

都市深海区一层,人工太阳下,浮空车和无人机占据天际线,交织一圈圈云端别墅,影影绰绰,如鲨鱼群游弋浅水区。峰华低头,行人不少,孩童环抱宝剑、老人提溜奶瓶、壮汉头顶水墨画,还有不少人像峰华一样,背着油锯。

耳畔响起智能助手的播报:“印象物表达内在情绪;印象物展现个人标签;印象物标记社交属性。2091年7月,油锯领衔流行,为人生创造冷峻、力量、撕裂的质感……”

嘿!一声呼唤,峰华抬头,那个女人出现。碎花吊带裙,草编遮阳帽,腕口挂着花篮,十二支香槟百合。

“还没换工作?”女人轻将发梢。

嗯!峰华点头,望一眼女人的肩膀,颠了颠油锯,“兔子呢?”

女人低眉,花篮系上腰间,“你送的兔子有寿命”,语气稍转,问“我送的电脑呢?”

峰华摇了摇头,无奈一笑,“更新换代。”

女人抿嘴,二人寒暄几句,告别离去。

峰华恍惚惚走进办公室,总监戴着口罩,秘书挂着话筒,1号、2号、3号同事腋窝夹着键盘,四处弥漫龙舌兰酒的味道。

死党端着茶壶,打满补丁的牛仔褲一片油光,拍了拍峰华身后的油锯,“换心情了?”

“该换个活法了。”峰华挑眉嘟嘴,无所谓的表情。

死党晃了晃脑袋,“总监眼里,旧电脑和新油锯没区别。”

峰华沉默几秒,“过一段时间就会看出来的。”

死党把茶壶放下,拍了拍峰华的肩膀,“如果不能经常启动油锯,那还不如带电脑。不实用的替换,终究会变回去。”

峰华把油锯搭在办公桌上,望向窗外的云端别墅,“她的兔子死了。”

“你刻意制造偶遇?”死党笑了:“怪不得换油锯!当初你们初次约会,她抱着巴西木,你还说要把她心里的木头锯开……”

峰华扭头,“现在回归生活。”

死党摇头,“油锯就是生活吗?别矫枉过正。”

峰华打算争辩几句,电话响了。那头传来女人的声音:“兔子生前生了许多小兔子,送了一批,还剩几只……你来看吗?”

峰华犹豫不决。

死党笑盈盈,把壶盖打开,沾了点水,在桌面写了一个字“换”。

峰华似有所悟,向电话那头答道:“我也准备给旧电脑换一下配置。”

女人问:“油锯不要了吗?”

峰华笑了:“油锯太重了。”

窗外,浮空轿车与云端别墅散开,露出一片光。

